

外国文艺

摘译

· 内部资料 ·

1974

内部资料
请勿外传

摘 译

一九七四年第六期

《摘译》编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 字数 137,000

1974年11月第1版 197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统一书号: 10171·354 定价: 0.47 元

内 部 发 行

目 录

“现代市侩”和“当代英雄”

——评《交换》和关于它的评论……………余 毅 (1)

交换(苏修中篇小说)……………(8)

光明的使徒(美国长篇小说·梗概)……………(84)

华丽的家族(续·第二部)(日本电影剧本)……………(109)

苏修文艺动态(4则)……………(80)

美国文艺动态(3则)……………(106)

日本文艺动态(4则)……………(185)

“现代市儈”和“当代英雄”

——评《交换》和关于它的评论

余 毅

正当苏修文艺界大叫大嚷要塑造“当代英雄形象”的时候，特里方诺夫《交换》中的人物出场了。他们被苏修的评论者们称做“现代市儈”。

说杰米德里耶夫和莲娜等一群是市儈，这是容易理解的。他们唯利是图，孜孜于追求个人利益，而且不惜采用一系列卑劣的手段：排挤亲戚以获职位；利用与女人的不正当关系以骗取卢布；乘母亲病危以扩大住宅。总之，他们把一切关系都变成金钱和利害的关系，实行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

然而市儈又冠之以“现代”两字，就有点费解了。其中的含义，评论者没有说清楚。是自己也弄不明白呢，还是有难言之隐？也无从猜测。据我们想来，这“现代”的意思，第一，应是区别于沙皇统治下俄国产生的市儈；第二，也是区别于当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儈的。他们是今日苏联产生的市儈，是在一个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帝国主义国家里产生的市儈。

今日的苏联为什么会产生出“现代市儈”呢？在苏修文艺界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有人归之为人们性格的弱点。《交换》的作者特里方诺夫

说，“人的性格毕竟不象城市和河床变得这么快，象利己主义这样的毛病是根深蒂固的”。可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了。然而他不能解释，为什么恰恰在他作品中所写的最近十四年里，利己主义日益泛滥，越来越变得天经地义？

全苏作协书记处书记、《文学问题》主编奥泽罗夫想回答这个问题。他说，这是因为作者把自己的人物人为地密封在小世界里的缘故。而在今天苏联的“共产主义”大世界里，“现代市侩”不会象《交换》中所描写的那样通行无阻，事事如意。然而，我们看到，杰米德里耶夫和莲娜处身的世界并不小。他们夫妇，一个是国立石油天然气设备研究所的技术人员，一个是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的翻译，这两个单位，都是苏修的重要机关，而恰恰是在那里，充满了市侩气。而且，更重要的是，杰米德里耶夫和莲娜的一切行为都不是孤立的，他们受到周围人的支持，更受到苏修法律的保护。乘母病危用极不正当的手段交换住房虽然是市侩行为，然而他们的法律手续多么完备！没有法律的保证，他们哪能为所欲为？难道说，这法律，也是在人为地密封的小世界里制定的吗？不通，不通。

于是，又有人解释为“饱暖的空虚”。说是由于当前苏修社会中物质福利提高了，就产生了精神道德问题。有人总想多捞一点，这就成了市侩。是精神道德问题，不错。但是，精神道德是一种上层建筑，它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断无吃饱穿暖就空虚，就要变成市侩的道理。何况，今日的苏联，物质福利到底提高了多少，饱暖得空虚的人究竟有多少，也是大可怀疑的。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曾经说过：“苏联人的道德和政治素质，是由我国整个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社会事务的整个进程，而首先是由党和党的各级组织的目的明确、坚持不懈的思想教育工作所养成的”。

勃列日涅夫这番原意用来吹嘘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的话，却无意中漏了馅。只是没有点明，他们党的思想工作，他们的生活方式所养成的恰恰是“现代市侩”，即新生的资产阶级。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今日的苏修为什么会产生出大量的“现代市侩”，而且这种人能够为所欲为？这只能从它今天的生产关系，以及由它制约的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去找原因，也就是从它的社会存在中去找原因。众所周知，随着赫鲁晓夫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苏联的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本来慑于无产阶级专政而不能为所欲为的资产阶级分子，逐步在党、政、经济和文化部门里占据了统治地位，形成了一个垄断资产阶级集团。这个垄断集团是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是苏修叛徒集团统治的社会支柱。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依靠修正主义政权的支持，从各个方面对苏联社会实行了资产阶级改造，以致造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泛滥，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大量产生。《交换》中所写的“鲁柯扬诺夫化”的过程，就是垄断资产阶级集团对苏联社会进行改造，实现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过程。它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正象杰米德里耶夫的母亲所感到的那样，“它经常的，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开始是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来，慢慢地在一方面表现出来，直到把社会主义的苏联，完全蜕变成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今天，苏联社会已经完成了“鲁柯扬诺夫化”，即完成了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所以，在《交换》里就看到这样的景象：鲁柯扬诺夫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无往不利。杰米德里耶夫“鲁柯扬诺夫化”了，红色游击村巴夫林诺沃村“鲁柯扬诺夫化”了，“一切都彻底地不可挽回地鲁柯扬诺夫化了”。鲁柯扬诺夫的

黑手，操纵着整个苏联社会，支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也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在这里，鲁柯扬诺夫不是一个孤立的人，他代表着整个的资产阶级，他不仅可以随时随地散布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去腐蚀和侵袭普通的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而且，手有权，可以用政权的力量去推行修正主义的一套。廖夫卡的位置被杰米德里耶夫占去了，亲属们一致怨恨杰米德里耶夫和莲娜，这是怨错了对象。倒是“市侩”杰米德里耶夫想的对：“莲娜是没有过错的。她只是这种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冷酷、无情的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并不重要的、从属的部分，根子在鲁柯扬诺夫那里，在他所窃据的权力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那里。

在苏修文艺界，杰米德里耶夫和他的伙伴们同时又被不无讽刺意味地称为“当代英雄”。有人还引用了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前言中的一段话：“先生们，这就是我们的当代英雄，他的确切的肖像。不过这不是一个人的肖像，它是由整个我们这一代人充分发展的恶行组成的。你们会对我说，一个人不可能这样恶劣——那么我要告诉所有的人：你们大家全都是这样，有的人稍稍好一些，许多人则还要糟得多！”俏皮的态度掩盖着一股酸不溜溜而又无可奈何的滋味。实在说，杰米德里耶夫和莲娜虽然是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产儿，是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路线的产儿，但是，并不是他们所需要的“当代英雄”。他们真的有些讨厌这样的儿子，因而叫嚷着要和“现代市侩”作斗争。

为什么要“斗争”呢？是因为他们的利己主义吗？不是。从利己主义的世界观来说，从不择手段地谋求私利来说，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和他们所依赖的那个垄断资产阶级集团不知要恶劣多少倍，确实是“还要糟得多”。杰米德里耶夫手中无权，本钱有限，所得到的东西也少得可怜：一个适意的工作，二百卢布的借款，二十平方的好房子。勃列日涅夫就不同了，他做的是大生意，

赌的是大输赢。他到处伸手，到处下赌注，要与美帝国主义争霸世界。他也善于搞“交换”。比如说，以低价买进，高价售出的方法对第三世界的国家敲骨吸髓，大赚其钱；拿出少许的破旧武器，从中东换取大量的石油，甚至还想换得人家的国家主权。在东欧的“大家庭”里，在“经济一体化”的旗号下他又搞了多少不平等的“交换”！说到要市侩手段，勃列日涅夫也高明得多。把武装占领说成保护，把剥削压榨说成友谊援助，把你的说成我的，我的自然还是我的。这一切，杰米德里耶夫办得到吗？编点瞎话，搞点小欺骗，算得了什么手段哟！靠边站吧，杰米德里耶夫！最大的市侩、最大的利己主义者，是他，勃列日涅夫！是他们，苏修社会的垄断资产阶级集团！要反掉这样的市侩，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喽罗们哪里会干。

然而，“现代市侩”还是要反的。这原因也只能从他们政治路线中去找。

已经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而走上帝国主义道路的苏联修正主义，各种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的反抗越来越强烈。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为了在国内加强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法西斯统治以维护社会帝国主义政治路线的执行，必须把本阶级的力量充分动员起来，需要大批能够充分理解这条路线而又能为之卖命的人物，这就是普隆恰托夫（《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维克多·拉古京（《炼钢工人》）、切什科夫（《外来人》）这样的“当代英雄”。这样的“英雄”与杰米德里耶夫之类的“市侩”在阶级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区别也很鲜明。不妨把普隆恰托夫经理和《交换》中的莲娜做个比较。与杰米德里耶夫相比，莲娜与普隆恰托夫有更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在争夺自己理想职位的时候，他们一个象饿狼，一个似猎犬。但是，莲娜要进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仅仅是因为对自己有利，可以在老同学的照顾下得到额外的报酬，可以在上

班的时候去逛逛就在旁边的百货公司。因此一旦如愿以偿，也就心满意足地去咀嚼这块到嘴的肥肉了。她似乎没有想到怎么进一步地为她的后台和主子去效劳，在她心目中，没有她这个阶级的共同事业。普隆恰托夫就不同了。他不以自己取得经理的位置，得到优厚的物质生活为满足。他还要在取得经理的位置以后，推行勃列日涅夫的企业路线，对工人群众实行法西斯统治。就是说，他不仅怀有个人目的，还有政治目的。他不仅要为他的“私”而斗争，还要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共同事业而斗争。因此，普隆恰托夫是一个自觉维护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路线，具有修正主义党性的人物。而这，正是勃列日涅夫今天所迫切需要的。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公”与“私”，每个阶级都要求他那个阶级的成员能够看到并自觉维护本阶级的根本利益。苏修叛徒集团叫嚷要和“现代市侩”作斗争，目的就是要培养象普隆恰托夫这样的人物。试想，如果大家都只顾往自己袋袋里捞，勃列日涅夫的口袋里装什么？大家都只关心自己，谁来保证勃列日涅夫的路线推行，维护摇摇欲坠的修正主义政权？勃列日涅夫所以在苏共二十四大上对那些对所谓“消极现象”漠不关心、袖手旁观的党员大发雷霆，并且大声疾呼要和“贪婪、贪污、寄生、诽谤、匿名陷害、酗酒等现象做坚决的斗争”，原因正在于此。

政治上有怎样的需要，文艺中就有怎样的提倡。所以，最近几年，苏修文艺界“评价新人物的决定性的标准”就是“他的思想立场、他的党性”了。而党性的首要标志，又是“全心全意地接受党的路线，并用个人的榜样去鼓舞群众的创造性”（奥泽罗夫：《六十年代的共产党员》，《文学问题》1971年第3期）。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杰米德里耶夫当然当不上“当代英雄”而只配做“现代市侩”。

一面不断产生着“现代市侩”，一面又不得不宣称与“现代市

俗”作斗争，这反映了当前苏修当局充满矛盾而又无法解决的处境。毒疮溃烂，浓血不止，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哪里反得掉？正象《红楼梦》里的贾政，看到儿子贾环那副委琐的熊样儿，不禁心里酸凄凄，脸上热辣辣，多么没出息的儿子啊！然而，有什么办法？无论从哪方面看，贾环都是“子肖其父”。当然，在普隆恰托夫的榜样的鼓舞下，在勃列日涅夫的“目的明确而又坚持不懈的思想教育工作”的培养下，杰米德里耶夫也可能成为“当代英雄”。然而，又怎么样呢？且不说只要修正主义制度存在，“现代市侩”还将继续产生，即使所有的资产阶级分子都变成普隆恰托夫那样的“英雄”，也难以挽回它的必然灭亡的命运。因为它不容于人民。苏联人民正在起来。总有一天，他们将彻底摧毁修正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彻底铲除资产阶级存在和再产生的土壤，那些大大小小的市侩也将一起滚蛋。

交 换

(苏修中篇小说)

尤里·特里方诺夫

七月，杰米德里耶夫的母亲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生了重病，被送进了鲍特金医院。在医院里住了十二天，医生怀疑她是患了不治之症。九月份动了手术，医生的怀疑被证实了。但是她自己却以为是溃疡病，觉得好了点儿，很快就下地走动了。十月份，她出院回家，人胖了些，并深信自己的病情在好转。就在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出院的时候，杰米德里耶夫的妻子莲娜打了换房子的主意。她决定立即和婆婆搬到一起。婆婆是独自一人住在工会大街上一间很好的二十平方米的房间里的。

和母亲搬到一起住的事，本来是杰米德里耶夫自己先提起的，而且提了不止一次，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莲娜和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的关系还没有闹得象杰米德里耶夫婚后十四年的现在这样僵，这样势不两立。可是那时杰米德里耶夫一提起这事，总是遭到莲娜的坚决反对。一年年过去，他的这种想法就越来越少了。只是在非常气愤的时候才提一下。这个问题成了他们家里发生纠纷时一种随时可以动用的绝招。当杰米德里耶夫为点什么事想要刺激一下莲娜，想指责她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时候，就说：“正因为如此，你才不愿意和我母亲住在—

起。”而当莲娜想要挖苦或触触他的痛处的时候，她就说：“正因为如此，我才不要和你母亲住在一起，而且永远也不会和你母亲住在一起，因为你跟你母亲一模一样，你一个人就够我受的了。”

有一段时候，这些事曾经使杰米德里耶夫苦恼、难受。为了母亲，他常和妻子发生激烈的争吵。有时因为莲娜说了一个刺耳的字眼，他就气得要命。为了妻子，他有时只好向母亲做些尴尬的“解释”。过后，母亲总是好几天不和他说话。他竭力要使婆媳俩和解，让她们一块儿住到别墅里去，有一次他还给她们两人买了到里加海滨去的休养证。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在这两个女人中间好象隔着一层不能逾越的障碍。虽然他以前曾常常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但他总是弄不清楚。这两位受大家尊敬而且有学问的妇女——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是某科学院大图书馆一位编目组长，莲娜搞英文技术资料的翻译工作，正象大家所说的那样，她是一个很出色的翻译，她甚至还参加了一本翻译教科书的编写工作——这两个挺好的女人都爱杰米德里耶夫——他也是个挺不错的人——也都爱他的女儿娜塔莎，可是为什么她们两人之间的不和却一年比一年加深呢？

杰米德里耶夫感到难受、奇怪，他伤透了脑筋。但是后来也就习惯了。因为他看到家家如此，而且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他满足于这种说法，那就是：在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要比宁静更好，更珍贵了，要竭尽全力维持这种宁静。因此，当莲娜忽然提起和马尔古舍维奇换房子的事，杰米德里耶夫吓了一跳（当时天很晚了，晚饭早就吃过。娜塔莎也已睡了）。这马尔古舍维奇是一家什么人呢？莲娜怎么会结识他们的？这一家人住在小格鲁吉亚街上一套两个房间的套房。他明白了莲娜内心的那个一眼就可以看透的打算。由于他明白了这点，一种可怕的感觉透过

他的心房，他惊慌失色，搭拉下脑袋，不能抬起眼睛看莲娜。

莲娜看到他不说话，便接着讲：马尔古舍维奇夫妇一定喜欢工会大街上母亲的房间。房子所处的地段会使他们满意的，因为马尔古舍维奇的妻子在卡鲁什街附近工作。至于他们自己的房间，可能还需要贴些钱，否则人家是不愿意的。当然，可以再设法把他们的房间换得更合算些。来个三家换，这也并没有什么。不过得要抓紧些，每天都得张罗。最好是找个捐客。柳霞认识一个捐客，那是个挺不错的老头儿。当然喽，这个老头儿从不把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告诉别人。当有点什么事的时候，他自己会突然跑来的。真像个干秘密工作的人。但是他很快就该到柳霞那儿来的，因为柳霞欠他的钱。这是个规律：任何时候都不能把钱预先付给这种人……。

莲娜一面说，一面铺着床。杰米德里耶夫怎么也看不到她的正面；这时，他想正面看看她，但莲娜有时侧身站着，有时背对着他。当莲娜转过身来的时候，杰米德里耶夫瞧了一下她的眼睛。这双眼睛是近视的，由于晚上读书，瞳孔扩大了。从眼神里看得出，她的决心已下定了。看来她已经酝酿很久了。也许是当她刚知道母亲病情的第一天起，就打了这个主意。那时杰米德里耶夫忧心忡忡，跑来跑去找医生，给医院打电话，安排他母亲，那时他真是伤透了脑筋。就在这当口，莲娜却在那里想点子，打主意。就这样她找到一家姓什么马尔古舍维奇的。奇怪的是，杰米德里耶夫此时丝毫不感到愤慨和痛心。他想的仅仅是“生活的冷酷、无情。”莲娜是没有过错的，她只是这种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冷酷、无情的生活的一部分。再说，难道能够对一个比方说是没有欣赏音乐能力的人生气吗？莲娜总是有这么个特点，她的内心有些麻木不仁——不，要说麻木不仁，太过份了，她只是想的有些不周到。当莲娜的另一个非常强烈的特点——不

达目的不罢休——起作用的时候，前面一个特点就显得更加突出了。

这时，杰米德里耶夫的思路纠缠在眼前的事上：既然小格鲁吉亚街这所住宅已经找定了，那还要什么捐客呢？如果要把他们的房子换出去，那才需要捐客呢。一般说来，找捐客是为了把事情进行得快些。当没有把房票拿到手时，她是一个戈比也不会给捐客的。何况这也花不了多少钱，百把卢布，至多不过一百五十卢布。就是这么回事！对他的怏怏不乐，莲娜是按她自己的看法来理解的。她多么敏感啊，可真会捉摸别人的心理。这时杰米德里耶夫对莲娜说，她本当等一等，让他自己来提这件事。如果他自己不提这件事，就是说不需要提，不能提，现在不该考虑这种事。

“维加，我懂，请你原谅。”莲娜鼓起劲说，“但是……（他看到，莲娜有些什么事难以说出口，但她还是会全部说出来的）第一，你自己提过这事的，对吧？提了好多次了。再说，调换房子这件事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需要的，首先是你的母亲。维加，我亲爱的，没有谁能象我这样了解你，疼爱你。所以我说，这是需要的，请相信我……。”

她拥抱着杰米德里耶夫。她的双手抱着他越来越紧。杰米德里耶夫知道，这突然间表示出来的爱并不是做作的。但他还是感到有些气忿，用胳膊肘推开了莲娜。

“你不该现在谈这事儿！”他闷闷不乐地重复着说。

“那好吧，对不起。可我关心的并不是自己，真的……。”

“别讲了！”他低声地说，差点儿喊出来。

莲娜走到沙发床边，一声不响地继续铺床。她从床头的箱子里拿出了一块厚厚的方格台布。这块台布平时是垫在床单下面用的，有时也照它本来的用途——做餐桌布用。莲娜又在台

布上面铺了一条床单。床单鼓了起来铺得不太平整。莲娜弯下身子，伸出两手，去够沙法床的另一头。一瞬间，她的脸上涌上了一层红晕，腹部垂下来，使杰米德里耶夫觉得它很大。莲娜弄平了床单卷起的四角（杰米德里耶夫铺床时从来不把四角弄平的），然后朝床头箱子那边往床单上扔了两个枕头。其中一个枕头的套子已经不太干净了。这个枕头是杰米德里耶夫的。莲娜从箱子里拿出两条被子，放到床上，用颤抖的声音说：

“你似乎在责备我不懂人情，不知分寸。但是，说老实话，维加，我考虑的真是我们大家，是娜塔莎的将来……。”

“你怎么能这样呢？”

“怎么？”

“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讲这种事呢？你怎么能说得出口呢！这真叫我吃惊。”他感到怒不可遏。“说实话，在你内心有点毛病。缺乏感情。有点儿，对不起，不近人情。怎么可以这样呢？因为病的是我母亲，而不是你的母亲。难道不是吗？要是我是你的话……。”

“小声点。”

“我要是你的话，决不会首先……。”

“别响了。”她挥了一下手。

他们两人留心地听了一下。没有啥，——都很安静。女儿睡在屏风后面的一个角落里。那儿有一张她的小书桌，每天晚上女儿在那里准备功课。杰米德里耶夫自己做了一个小书架，挂在书桌上方，他还拉了根电线，装了个台灯。屏风后面成了一个“小单间”——他家里都是这么叫的。杰米德里耶夫和莲娜睡在宽舒的捷克造的沙发床上。这床是他们三年前碰巧买到的，熟人们都很羡慕。床放在窗户旁，床与“小单间”中间隔着一只雕花的橡木餐具橱。这是莲娜祖母遗留给她的。橱的式样很怪。

杰米德里耶夫曾多次提出要把它卖掉，莲娜也不反对。但是岳母不同意。薇拉·拉扎列芙娜住的地方离他们不远，只隔两幢房子。她借口说是照顾娜塔莎，使莲娜少忙些，几乎每天都要跑来。但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厚着脸皮干涉别人的生活。

晚上，当他俩躺到这张捷克床上的时候——床原来是不很结实的，买来不久就摇摇晃晃了，人在上面一动，它就立即轧轧响起来——总是长时间地谛听着“小单间”里传出的声音，想知道女儿睡着了没有。杰米德里耶夫试着小声地唤道：“娜塔莎！喂，娜塔莎！”莲娜踮着脚走过去，透过屏风的小缝朝里张望。大约六年前，他们曾雇过一个保姆。保姆就睡在房间里的一张折叠床上。邻居范捷耶夫家不同意她睡在走廊里。这个老太婆有失眠症，她的耳朵十分灵敏，常常是通宵地嘟囔着，呼哧着，倾听着，一会儿是老鼠在窜来窜去，一会儿是蟑螂在爬动，又是灶间的水龙头忘了关好。当老太婆走了以后，杰米德里耶夫夫妇开始了象是蜜月般的生活。

“物理课又复习到十一点钟。”莲娜低声说，“应该请一个人。安东尼娜·阿历克赛耶夫娜那儿有一个很不错的家庭教师。”

莲娜把话题转到娜塔莎的苦恼上去了。她对于杰米德里耶夫的一切非难毫不计较，象是耳边风似的。莲娜平时可不是这样。这说明，她决心要和解，同时要把事情做到底。但是，杰米德里耶夫还不愿意和解。相反，他更加生气了。因为他突然意识到莲娜的最不懂人情之处，就是她把这一切都说得好象是早就决定了似的，似乎他，杰米德里耶夫也很清楚，这一切都早已决定了，他们两人用不着费口舌就能互相了解。她说得好象母亲的病没有任何希望了，她怎敢这么说！

这一切都无法解释。杰米德里耶夫从椅子上猛地跳了起来，拿着睡衣、毛巾，一句话也不说，几乎是跑出了房间。

过了几分钟，当他回来的时候，床已铺好了，房间里一股香水味。莲娜穿着睡衣，没有扣上扣，站在镜子前梳头。她的脸现出淡漠的甚至是一种不易觉察的委屈的表情。但是，香水气味却说出了她的意思。她这是在请杰米德里耶夫与她和解。莲娜一只手轻轻地抓着睡衣下摆，放在下巴下面，另一只手放在肚子上，迅速而郑重地从杰米德里耶夫旁边穿过，连看也不看他一眼，走到走廊里去了。这时杰米德里耶夫又想起了这几天他常常嘟噜的诗句来：“啊！上帝啊，你的创作是多么完美啊……”他闭上眼睛，坐在床沿上，“病人在想着……。”他就这样坐了一会儿。他知道，莲娜内心深处是满意的，最难办的事她已经办了——她已经说出来了。现在应该把伤口舔舔。不过这也不是伤口，只是抓伤了一点皮，而且是完全非抓不可的。就象打静脉针一样。拿起一小块棉花揉一揉。稍微有点儿痛，但以后就舒服了。而要紧的也就是以后舒服。好在他没有叫喊，没有跺脚，只是一口气说了几句气话，然后走到浴室里，洗了脸，刷了牙，现在要睡觉了。杰米德里耶夫睡到床里边自己的位子上，脸朝着墙壁。

不一会，莲娜回来了。门咔地一声锁上了。莲娜的睡衣沙沙地响着，新换上的衬衫也发出嚅嚅的声音，她关了灯。她想尽量轻点，想使自己的身体显得不那么沉重，但是床还是被她压得吱吱作响。莲娜听到这声音，甚至低声地带点玩笑地说：

“噢哟！天啊，多可怕……。”

杰米德里耶夫沉默着，一动不动。过了一会，莲娜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这并不是抚爱，而是友好的表示。甚至可能是老老实实在地承认自己的过错，请杰米德里耶夫转过脸来。但是，杰米德里耶夫一点儿也没有动。他想马上就入睡。他怀着报复的心情，洋洋自得：他不动了，正在进入梦乡，已经没有时间来宽恕，来低声解释，已经没有时间转过脸去表示宽恕了。他只能以